



卷四十七

書名 文選六十卷 嘉靖元年金臺汪諒校刊本
 撰者 梁昭明太子蕭統輯，唐李善注
 卷 卷四十七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文選 文選
 索書號 集部 總集 1
 編號 D78104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04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集部 總集 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本文選六十卷 嘉靖元年金臺汪諒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選卷第一

梁昭明太子選

詹林郎學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宗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李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賦甲者舊題甲乙所以紀卷先後今卷
 既改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以明舊式

兩都賦

孟堅兩都賦二首 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西京父老有怨班固恐帝去

洛陽故上此詞以諫和帝大悅也

賦序

孟堅 范曄後漢書曰班固字孟堅北地人也年九歲能屬文長遂博貫載籍顯宗時除蘭臺令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2717



0 1 2 3 4 5 6 7 8 9 20 1 2 3 4 5 6 7 8 9 3





文選卷第四十七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太子右庶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袁善法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頌

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一首

楊子雲趙充國頌一首

史孝山出師頌一首

劉伯倫酒德頌一首

陸士衡漢高祖功臣頌一首

贊

表孝伯三國名臣序贊首晏侯孝若東方朔畫贊首

頌

聖主得賢臣頌一首

善曰漢書曰王褒既為益州刺史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王褒因奏言褒有軼才上乃徵褒既至詔為聖主得賢臣頌

王子淵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絲之麗密應劭曰不知純絲之麗密也墳以為

純羹藜啗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服虔曰音今

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戰國策張儀曰蜀西

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風賦曰起於窮巷之間列子曰北宮子庶其蓬室若廣廈之蔭廣雅曰茨覆也無

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未足以塞厚望

應明旨雖然敢不略陳愚心而抒情素戰國策蔡澤說應侯曰公孫鞅

事孝公竭知謀示情素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已正

統而已服虔曰恭敬也胡廣曰五始一曰元二曰春三曰王四曰正月五曰公即位夫賢者

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

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

矻矻如淳曰矻矻徒徒及至巧治鑄干將之璞清水淬其

鋒越砥斂其錐應劭曰傳曰得一寶劍不如一風胡

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願請此二人為

鐵劍吳越春秋曰干將者吳人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耶郭璞三蒼解詁曰焠作刀鑿也焠子妹功鑿工練切說文云鑄劍刃也晉灼曰砥石出南昌故曰越砥

水斷蛟龍陸割犀革胡非子曰負長劍赴榛薄析兕豹赴深淵斷蛟龍字林曰割截也漢

書音義曰忽若篲泥畫塗如淳曰若以篲掃於泥灑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

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孟子曰離婁之明趙岐曰古之明

公輸若匠師也般若之族多伎巧者也史記曰蒙恬築長城延袤萬餘里王逸楚辭注曰溷亂也胡因切庸

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樊箠而不進於行曾喘膚汗人極

馬倦及至駕齧膝駑乘曰應劭曰馬怒有餘氣常齧膝而行也張晏曰齧膝乘曰

良馬名也駕別王良執靶韓哀附輿張晏曰王良郵無

且至故以為名王良執靶韓哀附輿張晏曰王良郵無

侯作御也時已有御此復言之加其縱騁馳駑忽如影

精巧也音義或曰鞞音霸謂轡也靡過都越國厥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遺風風之周流疾者也

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遠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締綰之涼

者不苦盛夏之鬱燠論語曰當暑者綰綰暑也與狐貉之煖

者不憂至寒之凌愴論語曰狐貉之厚以居何則有其具者易其

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一侯喻

受之應劭曰嘔喻和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

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

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囿空之隆韓詩外傳曰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識之曰無

以魯國驕士吾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齊相設

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韓詩外傳曰齊相公設庭燎

不至於是東野人有以九九見者相公使賦之曰九九

足以見乎鄙人曰臣不以九九足以見也臣聞君設庭

療以待士暮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
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為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
九薄能而君猶禮之况賢於九九者乎相公曰善乃相
之善月四方之士相運而並至矣論語子曰管仲相
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又子曰由此觀之君人
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勞於求賢而逸於
治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
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郭璞云善解詰曰進仕不得施效
斥逐又非其術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魯
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尉繚子曰
太公魯牛朝歌文子曰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
入百里自鬻鬻甯戚飯牛離此患也孟子萬章問曰或曰
秦穆公信乎孟子曰不然好事者及其遇明君遭聖王
為之也甯戚飯牛已見鄒陽上書

也運籌策合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

其術去卑辱奧潔而升本朝離疏釋躋而享膏粱張晏

幽也潔狎也辱汙也如淳曰奧音郁應劭曰離此蔬食

釋此木屬瓚案屬以繩為履也國語樂正請公族大夫曰悼台

膏梁之性難正也賈逵曰膏肉之肥者柔食之則符錫壤

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

後有賢明之臣虎嘯而谷風冽龍興而致雲氣周易曰

風從虎管輅別傳曰龍者陽精以潛于陰幽靈上通和

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興雲虎者陰精而居于陽依木

數相感動故能運風蟋蟀俟秋吟蟋蟀出以陰易通卦驗
曰蟋蟀出以陰月陰時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乾卦之辭也龍以喻
出地中

喻聖人之德顯故天下萬物而利詩曰思皇多士生此

見之王肅曰大人在位之日也王國毛詩大雅文也願天多生賢人於邦故世平主聖後

又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纓契稟陶伊尹呂

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尚書曰厥后惟明明又聚

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鐘逢阿子營烏號猶未

足以喻其意也晉灼曰遞音迭遞之遞二十四鐘各有

曰奏伯牙以善鼓琴不說能擊鐘也且漢書多借假或

也謂伯牙以善鼓琴不說能擊鐘也且漢書多借假或

以逸為號不得便以迭遞判其音也善曰孫卿子曰羿逢門

善服射者也吳越春秋陳音曰黃帝作弓後有楚狐父

以其道傳羿逢蒙漢書曰黃帝鼎成龍迎黃帝黃

帝上騎小臣持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

龍髯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後士亦俟明

其弓曰烏號

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懼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

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春秋保乾圖

疾於倍風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

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

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翔德與和氣

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為君之道莫太平而優游

優游是望得也史記泚公曰今王已出吾責塞也今已

責塞尚書大傳曰周公作樂優游三年遵游自然之

勢恬淡無為之場莊子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休徵自

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尚書曰垂拱何必偃

仰訕信若彭祖响嘘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莊子

曰吹响所好也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道人浮立公
考著之嵩山又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詩曰濟濟多士
師也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詩曰濟濟多士
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趙充國頌一首

漢書曰成帝時西羌常有警上
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黃

門郎楊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

揚子雲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

漢書曰諸羌先零猖狂侵漢

西疆

漢書宣紀曰元羌反漢命虎臣惟後將軍

虎漢書曰昭帝時

整我六師是討是震

擢充國為後將軍

旣臨其域諭以威德

脩我戎又曰徐方

震驚旣臨其域諭以威德

都尉府欲以威信

招降罕乃有守矜功謂之弗克

曰酒泉太守辛武賢言充國屯田之便不請奮其族于
如擊之論語識曰重耳友請伐德矜功

罕之羌南武賢言但擊罕先零自降也天子命我從

之鮮陽應劭曰宣帝使充國營罕守節屢奏封章

國封管平侯屢奏封章言料敵制勝威謀靡不制勝已

屯田之便不從武賢之策料敵制勝威謀靡不制勝已

陽雜遂克西戎還師于京

漢書曰充國奏言九斬首七

百請罷屯兵奏可鬼方賓服罔有不庭

毛萇曰鬼方遠方也世本注曰鬼方於漢昔周之宣有

則先零戎是也尚書曰惟周王四征弗庭昔周之宣有
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詩小雅曰方叔在止其車
召虎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赴赴柏柏亦紹厥後

夫公侯干城尚書曰武王曰勗我夫子尚相相

出師頌一首

范曄後漢書曰鄧騭字昭伯女弟

郎將封上蔡侯涼部叛羌搖蕩西州詔騭
將兵擊之車駕幸平衆觀錢送騭西也漢
陽征西校尉任尚與羌戰大敗之遣中郎
將迎拜騭為大將軍既至大會羣臣賜以

乘馬 **史孝山** 范曄後漢書曰王莽未沛

國史岑字孝山以文章顯文章志及集林
今書七志並同皆載岑出師頌而流別集
及集林又載岑和熹鄧后頌并序計莽之
未以詔和熹百有餘年又東觀漢記東平
王蒼上光武中與頌明帝問校書郎此與
誰等對云前世史岑之比斯則莽未之史
岑明帝之時已云前世不得為和熹之頌
明矣然蓋有二史岑字子孝者仕王莽之
末字孝山者當和熹之際但書典散亡未
詳孝山爵里諸家遂以孝山之文載於子
孝之集非也騭則鄧
后之元元舅則騭也

茫茫上天降祚有漢兆基開業人神攸祐
靈夜歎皇電來授萬寶增煥

漢書曰元年十月五星
聚于東井沛公至霸上應

劭曰五星所在其下以義取天下也又曰高祖夜經澤
中有大蛇當徑拔劍斬蛇蛇分為兩後人至蛇所有一

姬夜哭人問姬姬曰吾子白帝子斬之也
歷紀十二天命中易
化焉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也

漢書曰漢起元高祖終于孝
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也 西零不順東夷遘逆

零乃命上將授以雄戟

子虛賦曰建
戟相相上將寔天所

也 啓

萬相相已見上文左氏傳晉侯賜畢
允文允武昭格烈祖左氏
禮傳趙衰曰允文允武昭格烈祖左氏
憲章百揆禮記曰仲尼憲章文武尚書曰納于
措禮記曰仲尼憲章文武尚書曰納于
尚父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諒彼武王素旄一麾渾一

尚父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諒彼武王素旄一麾渾一

區宇鬻子曰武王伐紂乃命太公把菹以麾蒼生更始

朔風變楚方也楚南方也尚書曰至于海隅蒼生朔比

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紂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

國亡何也夫南風之詩者生長之音舜樂好之故天下

治也夫北者敗也鄙者陋也薄伐獫狁至于太原毛詩小

也紂樂好之故身死國亡薄伐獫狁至于太原雅文也

鄭玄曰薄伐言詩人歌之猶歎其艱况我將軍窮城極

邊鼓無停響旗不斂寒澤露遐荒功銘鼎鉉禮記曰夫

銘者論譏其先祖之德美功烈勲勞而我出我師于彼

西疆毛詩曰我出我天子餞我路車乘黃言念伯曷

深渭陽毛詩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

黃介圭既肖列壤酬勲毛詩曰錫介圭以作爾寶今我將軍啓王

上部尚書曰建邦啓士也傳子傳孫顯顯今問毛詩曰假樂君子

望問於

酒德頌一首

劉伯倫臧榮緒晉書曰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志氣曠放以宇宙為狹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頃更日月為扃牖

八荒為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老子曰善行無轍迹

子中道失志居無室廬罔所自置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

動則挈榼提壺說文曰榼酒器也苦闔切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

介公子搢紳處士左氏傳曰伯州黎謂鄭皇頡曰夫子

如封禪書曰因雜搢紳先生之略術臣瓚曰緡赤聞吾

白色紳大帶應劭風俗通曰處士者隱居放言

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北征賦曰遂奮

策張儀說魏王曰天下陳說禮法是非鋒起春秋感精

遊士莫不瞋目切齒先生於是方捧鬯承槽銜杯漱醪劉熙孟子注

若貧旅奮鬯踣踞枕爽藉糟漢書曰朱博遷琅邪齊部

名之如奮鬯踣踞枕爽藉糟漢書曰朱博遷琅邪齊部

酒槽也奮鬯踣踞枕爽藉糟漢書曰朱博遷琅邪齊部

兒欲以為俗耶又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豁爾

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覩泰山之形不覺寒

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莊子曰知反於帝宮見黃帝而

曰無思無慮始知道俯觀萬物擾擾焉江漢之載浮

毛詩曰君子陶陶二豪侍側焉如螺言之與螟蛉二

萍廣雅曰擾擾亂也二豪侍側焉如螺言之與螟蛉二

公子處士也隨已而化類螺贏之變螟蛉也法言曰螟

蛉之子螺贏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

則化而成蜂蟲矣速疾哉二

三子受學仲尼之化疾也

漢高祖功臣頌一首

陸士衡

相國鄒文終侯沛蕭何相國平陽懿侯沛曹參太子少

傅留文成侯韓張良丞相曲逆獻侯陽武陳平楚王淮

陰韓信梁王昌邑彭越淮南王六黥布趙景王天梁張

子之化仲尼也李軌曰螟蛉桑蟲也螺贏蜂蟲也肖類也蜂蟲無子取桑蟲蔽而禮之幽而養之祝曰類我久則化而成蜂蟲矣速疾哉二

耳韓王韓信燕王豐盧籍長沙文王吳芮荆王沛劉賈

太傅安國懿侯王陵左丞相絳武侯沛周勃相國舞陽

侯沛樊噲右丞相曲周景侯高陽酈商太僕汝陰文侯

沛夏侯嬰丞相賴陰懿侯睢陽灌嬰代丞相陽陵景侯

魏傳寬軍騎將軍信武肅侯斬欵大行廣野君高陽酈
食其中郎建信侯齊劉敬太中大夫楚陸賈太子太傅
稷嗣君薛叔孫通魏無知護軍中尉隨何新成三老董
公轅生將軍紀信御史大夫沛周苛平國君侯公右三
十一人與定天下安社稷者也頌曰

芒芒宇宙上塲下贖

天以清為常地以靜為本今上塲下贖言亂常也塲不清澄之貌也

楚錦切

因語觀射父曰民神異業敬而不躡賈連曰躡媒也

波振四海塵飛五岳

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春

喻亂也

九服徘徊三靈改下

秋元命苞曰造起天地鑄

演人君通三靈

赫矣高祖肇載天祿

尚書曰天祿永終

鄉飛名帝錄人尚書璇璣鈴孔子曰五帝出受錄圖慶

漢書曰高祖中陽里也

雲雁輝皇禮授木

漢書范增謂項羽曰吾使人望沛公其氣皆為龍成五色此天子氣也

之勿失春秋孔演圖曰天子皆五帝精必有諸神扶助

使開階止遂宋均曰遂道也春秋保乾圖曰黑帝治八

百歲運極而授木蒼帝七百三十歲而

龍興泗濱虎嘯

豐谷

尚書序曰漢室龍興漢書曰高祖為泗水亭長淮

彤雲晝聚素靈夜哭

漢書曰高祖隱於芒陽山澤間呂

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求得

金精仍類朱光以

渥

漢書郊祀志曰秦襄公自以居西土少昊之神作西

白帝少昊金德也朱光謂漢

萬邦宅心駿民效足尚書

心知訓又曰後民用章曹植與陳琳

堂堂蕭肅公王迹是

因

蕭何為丞相故曰公論語曾子

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綢繆叡后無競維人

毛詩曰無競維外濟六師內撫三秦漢書曰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

漢王數失軍何常與關中卒輒補缺應劭曰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驩為翟王分王秦地故曰三秦

拔奇夷難邁德振民漢書曰何進韓信漢王以為大將軍

國何焉曰為上在軍拊循百姓尚書曰體國率制上穆

各蓋羣后是謂宗臣班固漢書贊曰蕭何曹參位冠羣后聲施後世為一代之宗臣張晏

下親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班固蕭何述曰營都立宮定制修文然重威則上穆刑約則下親

淵爰嘿有此武功莊子曰君子淵默而雷聲毛長驅河

朔電擊壤東漢書曰秦將王離圍鉅鹿參擊王離軍咸陽南大破之又擊三秦軍壤東破之文穎

文成作師通幽洞冥漢書張良終謚曰文成侯又曰

窮神觀化望影揣情周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史記大史公曰虞卿

鬼無隱謀物事揣情為趙畫策鬼谷子曰測深揣情

無遜形武闔是闔鴻門是寧漢書曰漢王與良西入武關良曰臣聞秦將屠者賈

豎易動以利今行重寶啗秦將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

聽之良曰此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如因其解擊之

沛公乃擊秦軍大破之又曰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良

因要項伯見沛公沛公令伯具言沛公不敢背項王項

羽意乃解周易曰人隨難榮陽即謀下邑隨難榮陽見

謀鬼謀百姓與能漢書曰漢王曰吾欲捐關以東誰可與共功

者良曰九江王英布是身將彭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

反參以假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遨大破之又從

韓信擊趙大破之又從韓信擊龍且大破之又曰謂若

郭秋曰位次蕭何漢書張良終謚曰文成侯又曰

第一曹參次之漢書張良終謚曰文成侯又曰

張良從容步游下邳北上有老父漢書張良終謚曰文成侯又曰

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

毛詩曰末言配命自求多福

又曰維此王季因心則友

神知化德之盛也

史記大史公曰虞卿

鬼無隱謀物

事揣情為趙畫策

鬼谷子曰測深揣情

鬼無隱謀物

無遜形武闔是闔

鴻門是寧

漢書曰漢王與良西入武

豎易動以利今行

重寶啗秦將

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

聽之良曰此其將

欲叛士卒恐不從

不如因其解擊之

沛公乃擊秦軍大

破之又曰項羽至

鴻門欲擊沛公良

因要項伯見沛公

沛公令伯具言沛

公不敢背項王項

羽意乃解周易曰

人隨難榮陽即謀

下邑

謀鬼謀百姓與能

漢書曰漢王曰吾

欲捐關以東誰可

與共功

者良曰九江王英

布是身將彭越反

梁地此兩人可急

使韓信可屬大事當一而即銷印其心已廢推齊勸立漢

欲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曰項羽急圍漢王榮陽酈食其曰誠復立六國後楚必

歛衽而朝漢上曰善趣刻印先生行佩之良曰誰為陛下

下畫此計者陛下大事去矣且楚無強六國復境而欲

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漢王曰趨銷印後韓信破齊欲

自立為齊王漢王怒良勸漢王因封之班運籌固陵定

固漢書或張良曰推齊銷印驅致越信漢書曰漢王與齊王信

策東襲三王從風五侯允集相國彭越期會擊楚至固

陵不會漢王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曰今能取睢

陽以北至穀城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傳海與齊王信則

楚易敗也於是韓信彭越皆引兵來黥布隨劉賈皆會

項羽敗白刻淮南子曰施于寡妻至于兄弟天下從風

漢書曰漢王用良計諸侯皆至史記曰漢部霸楚寔喪

五諸侯兵東伐楚又蘇秦曰梁從風而動曲逆宏達好

皇漢凱入周禮曰師有怡顏高瞻彌翼鳳戢託迹黃老

辭班却粒史記良曰願奔人間事從赤松曲逆宏達好

謀能深西都賦曰大雅宏遠遊精杳漠神迹是尋重玄

匪奧九地匪沉重玄天地節析子曰伐謀先兆擠響享

音謀始響為音初也孫子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鶻冠

信聞天子以好遊出其勢必郊迎謁陛下因禽之此特
萬世之事也高祖以為然信果郊迎即執縛之毛萇詩
傳曰窘困也漢書曰上至平城為匈奴所圍迎文以謀
高祖用平奇計使單于闕氏解圍以得出
哭高以哀漢書曰呂太后崩平與大尉勃合謀誅諸呂
哀灼灼淮陰靈武冠世策出無方思八神契孔安國尚
非無方蔡邕李威碑曰奮臂雲興騰迹虎噬凌險必夷
明略兼洞與神合契
摧剛則脆呂氏春秋曰凡兵肇謀漢濱還定渭表
謂高祖曰必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
可與計事者漢王乃拜信大將軍信說漢王曰今王李
兵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漢王京索既扼引師北討
喜遂聽信計舉兵出陳倉定三秦
漢書曰漢擊楚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發兵與漢王
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間齊趙魏皆反與楚和以信為
左丞相
擊魏
濟河夷魏登山滅趙漢書曰信遂進擊魏魏盛
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

疑兵曠船欲渡臨晉而大兵從百安湯以木罌缶渡軍襲
安邑虜魏王豹信請北李燕趙起輕騎二千人人
赤從間道而望趙軍成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
我若疾入拔立漢城後趙空壁爭漢鼓旗奇兵馳
入趙壁皆拔趙立漢赤幟趙威亮火烈勢踰風掃子
卒見之大驚遂亂走禽趙王歇威亮火烈勢踰風掃子
曰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而為變者也故其疾如風侵
掠如火則彼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此用兵之法也拾
代如遺偃齊猶草漢書曰信進擊八禽夏說關與李奇曰
信發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士果遂渡河襲齊歷下軍
至臨菑齊王走高密又梅福上書曰高相取楚如拾遺
論語曰草上
二州肅清四邦咸舉趙屬冀州齊代屬青
之風必偃
川四邦魏乃眷北燕遂表東海漢書曰信用廣武君策
代趙齊也
又曰信平齊使人言于漢王齊王詐多變反獲之國不
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請自立為假王漢王乃遣張
良立信為齊王表
東海已見九錫文克滅龍且爰取其旅漢書曰齊王走

楚使龍且救齊與信夾維水陣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楚卒皆降之劉項懸命人謀是與漢書前通說信曰當今之時兩楚則楚勝人謀念功惟德辭通絕楚漢書曰項王使盱眙人見上文不與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齊信辭曰人信親我背之不祥崩通知天下權在信深說以三分天下之計信自以功大漢不奪我齊遂越觀時發轍迹匿光民具爾不聽尚書曰惟帝念功彭越觀時發轍迹匿光民具爾

瞻望異爾雁鴈揚杜預左氏傳注曰鴈歲收與鴈古字通也

威凌楚域質委漢王靖難河濟即宮售梁漢書曰漢

使人賜越將軍印給使下齊陰以擊楚大敗楚軍拜越為魏相國漢敗彭越皆曰亡其所不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往人為漢王游兵擊楚絕其糧於梁地項籍死封越為梁王都定陶禮記孔惺為罪銘曰即宮於宗周列

列鯨布耽耽其眇漢書曰黥布姓英氏項梁定會稽布以兵屬之周易曰虎視眈眈名

冠彊楚鋒猶駭電漢書曰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者以布數以少敗衆親幾蟬蛻

悟主革面漢書曰漢王使隨何說布布問行與何歸漢淮南子曰蟬飲不食二十日而蛻周易曰小人革面以肇彼梟風翻為我扇漢書曰上立布為天命

方輯王在東夏東夏即陽夏也漢書曰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矯矯三雄至于

城下三維韓信彭越英布漢書曰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引兵來黥布隨劉項皆會圍羽城下毛詩曰元凶既夷寵祿來假元凶謂項羽班固漢書張

保大全祿非德孰可左氏傳楚子曰保大定功班固漢書張

謀之不臧會福取禍毛詩曰世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左

張耳之賢有聲梁魏漢書曰張耳大梁人也少

以取禍能者敗

許曰文士也罔極自詒伊愧漢書曰張耳陳餘相與為

王有聲餘鹿王離圍之餘自度兵少不敵以前後耳與趙王歌走入

走毛詩曰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又俯思舊恩仰察五緯

曰心之憂矣自詒伊戚感詒音怡

漢書耳曰漢王與我有故而項王強立我我欲之楚其

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先至必王耳走漢易乾

鑿度曰五緯順脫迹違難披榛來泊改策西秦報辱此

四時和肅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餘泚水上追殺趙王

韓信擊破趙井陘泚音抵

敗於襄國泚音抵

生曰韓王信故韓襄王孽孫也漢立信為韓王上以信壯

武乃更以大原郡為韓國從信以備胡都晉陽毛萇詩

曰我圖盧縮自微婉孌我皇

又相愛也班固漢書曰孝哀

紀曰姚亦董王跨功踰德祚爾輝章漢書曰群臣知上欲

乃立縮為燕人之貪禍寧為亂士漢書曰高祖崩縮遂

胡中毛詩曰民之貪亂寧為荼毒鄭玄

曰天下之民苦王之政欲其亂亡也

吳芮之王祚由

梅翁功微勢弱世載忠賢漢書曰天下之初叛秦吳芮

攻南陽遇芮之將梅翁與借攻析酈上以翁有功武關

故德芮徙為長沙王高祖賢之詔御史長沙王忠其著

之甲令音義曰翁

呼玄切酈持益切

肅肅荆王董我二軍漢書劉賈將貳

楚孔安國尚書

我圖四方教薦其勳漢書曰漢王追項

間招楚大司馬周

庸親作勞舊楚是公往踐厥宇大啓

淮瀆漢書曰高祖子弟弱昆弟少欲王同姓以鎮天

下詔立賈為荆王王淮東毛詩曰鋪敦淮瀆

安

國違親悠悠我思依依哲母既明且慈引身伏劔永言

固之漢書曰王陵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宜軍中陵使至則東卿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

為老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也無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毛詩曰青青子佩悠悠

我淑人君子實邦之基又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義

刑於色憤發于辭漢書曰陵為人少文任氣好直言高

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

與亡末命是期王與亡已見任助後質未多略寡

言漢書曰周勃為人木強敦厚曾是中勇惟帝攸歎漢

論語摘輔象曰子然公順多略曾是中勇惟帝攸歎漢

曰始呂后問宰相高祖雲驚靈丘景逸上蘭平代禽締

曰安劉氏者必勃也雲驚靈丘景逸上蘭平代禽締

奄有燕韓漢書曰陳豨反勃復擊豨靈丘破之斬豨定

谷石北平東寧亂以武斃呂以權漢書曰高后崩呂產乘

遼西東寧亂以武斃呂以權漢書曰高后崩呂產乘

平誅諸呂左傳桑栢子謂滌穢紫宮後帝太原

范宣子曰夫尅亂在權滌穢紫宮後帝太原

諸呂遂共迎立代王是為孝文皇帝曰勃曰臣無功請得

除宮乃與太僕滕公入宮載少帝出以奉天子法駕迎

皇帝代邸張衛羽捕賊實惟太尉劉宗示以安漢書曰惠

太尉安劉氏挾功震主自古所難漢書曰蒯通說韓信曰

已見上文動耀上代身終下藩漢書上曰丞相此以所重其為朕

陽道迎延帝幽數高祖迎立為沛公後漢書順帝

詔曰張揖宣力王室匪惟厥武掖干鴻門披闥帝宗聳

竄迹幽藪宣力王室匪惟厥武掖干鴻門披闥帝宗聳

類誚項掩泪悟主漢書曰項羽在鴻門亞父謀欲殺沛

入定咸陽以待大王大王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

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高祖覺病惡見人

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噲乃排闥直入流涕曰始陛

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

憲也高帝笑而起尚書帝曰余發宣力禮記子曰摠干而山立武王事也班固漢書贊曰金曰碑以篤敬悟主忠信曲周之進于其哲兄俾率爾徒從王于征漢書曰其自著曲周之進于其哲兄俾率爾徒從王于征漢書曰其進其弟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略地進其弟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略地漢書曰其未謝王鳳曰察父哲兄覆育子弟誠無以加振威龍蛇漢書曰其搃武庸城六師寔因克荼禽黥漢書曰其搃武庸城六師寔因克荼禽黥漢書曰其荼軍音義或曰龍脫地名也音奪漢書曰其擊荼戰龍蛇破布兩陳以破布軍又曰布軍與上兵遇漢書曰其城鄧展曰荷歟汝陰綽綽有裕毛詩曰荷與那與又曰地名也荷歟汝陰綽綽有裕毛詩曰荷與那與又曰我軒肇迹荷策來附漢書曰其我軒肇迹荷策來附漢書曰其不釋擁樹皇儲時又平城有謀漢書曰其不釋擁樹皇儲時又平城有謀漢書曰其元載之漢王急馬罷取兩兒弃之嬰常收載行面擁樹馳晉灼曰今京師謂抱小兒為擁樹漢書曰其元載之漢王急馬罷取兩兒弃之嬰常收載行面擁樹馳晉灼曰今京師謂抱小兒為擁樹漢書曰其冒頓乃開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賴陰漢書曰其冒頓乃開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賴陰漢書曰其請徐行營皆持滿外鄉卒以得脫賴陰漢書曰其請徐行營皆持滿外鄉卒以得脫賴陰漢書曰其

奮戈東城禽項定功

漢書曰其奮戈東城禽項定功漢書曰其奮戈東城禽項定功漢書曰其

風藉鄉音高步長江取吳引淮光啓于東

漢書曰其風藉鄉音高步長江取吳引淮光啓于東漢書曰其

呂氏春秋曰順風而呼聲乃加疾所因便陽陵之勳元也立氏傳宋向代曰光啓寡君群臣安矣漢書曰其

帥是承漢書曰其帥是承漢書曰其帥是承漢書曰其

夷王殄國俾亂作懲漢書曰其夷王殄國俾亂作懲漢書曰其夷王殄國俾亂作懲漢書曰其

膺荆舒是懲恢恢廣野誕節令圖進謁嘉謀退守名都漢書曰其

東窺白馬北距飛狐即君敦度據險三塗漢書曰其東窺白馬北距飛狐即君敦度據險三塗漢書曰其

卑計欲捐成阜以東屯漢書曰其卑計欲捐成阜以東屯漢書曰其卑計欲捐成阜以東屯漢書曰其

急進兵收取漿陽據敖吏之西木塞成阜之險杜太行之漢書曰其

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刑制之勢則天漢書曰其

左氏傳注曰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漢書曰其左氏傳注曰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漢書曰其

徂漢書曰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上使靈食其身死于齊

非說之辜漢書曰韓信聞食其下齊乃驚齊王齊王

皇寔念言祚爾孤漢書曰高祖舉功臣思建信委輅被

褐獻寶漢書曰將軍欲與鮮衣燕曰臣願見上言便且

衣褐見不取易衣虞將指明周漢銓時論道移帝伊洛

軍入言於上上召見定都鄴鎬維陽不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是曰車駕西

都長安班固漢書秦敬述曰抑抑陸生知言之貫抑抑威

夫還京定都聲類曰銓所以稱物也柔遠鎮邇寔敬依

考毛詩曰柔遠能迓以定抑抑陸生知言之貫抑抑威

儀維德之隅漢孝武詔曰詩云九亦復復貫知言之往制

選應劭曰言亦政復禮合於先王舊貫選善也

勁越來訪皇漢漢書曰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

為高帝大悅爾雅曰訪謀也附會平勃夷凶翦亂漢書

呂欲危劉氏陳平患之賈說平曰天下安注意於相危

報如之則呂氏謀益衰及誅呂氏賈頗有力焉所謂

人邦家之彥毛詩曰所謂伊人於焉道遙又曰彼已之

趙邦家百王之極舊章靡存之弊典引曰舜倫數而舊

章漢德雖朗朝儀則昏稷嗣制禮下肅上尊穆穆帝典

煥其盈門風晞三代憲流後昆漢書叔孫通曰臣願徵

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臣願采古禮與秦儀雜就

之上曰可其儀就皇帝輦出房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

肅敬高帝曰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劇秦美新曰帝典

闕而不補毛詩曰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包咸論語注云

三代夏殷周也尚無知獻敏獨昭奇跡察倅蕭相貺同

師錫蕭何進韓信無知進陳平故曰伴也漢書曰陳平

臣安得進上乃賞魏無知求見漢王後上封平曰非魏無知

師錫帝曰有鄒在下曰虞舜隨何辯達因資於敵紆

漢拔楚唯生之績兵皆楚項王曰孰為我使淮南使之發

下可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往說布留留數月漢之取天

陰三軍縞素天下歸心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

項王無道放殺其主三軍之舉也漢王曰善於是為義帝發

喪兵皆縞素擊楚之殺義帝者論語衣生秀朗沉心善

素王受命識曰河受圖天下歸心

照漢旃南振楚威自撓大略淵回元功響効貌哉惟人

何識之妙漢書曰衣生說漢王曰願軍出武關項王必

乃復走梁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

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羽乃聞漢王在

宛果引兵南漢書司馬遷述曰大畧孔紀信誑項軹軒

明史記太史公曰惟祖元功輔臣服朕紀信誑項軹軒

是乘攝齊赴節用死孰徵身與煙消名與風興項羽圍

漢王蒙陽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紀

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皆之咸東觀

以故漢王得走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周苛慷慨心

已出去矣羽燒殺信論語曰攝齊升堂

若懷冰應劭風俗通曰言刑可以暴志不可凌漢書曰

王蒙陽急漢王出去而使苛守榮陽楚破榮陽欲令

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項王怒烹苛貞

軌借沒亮迹雙升謝承後漢書黃向對策帝疇爾庸後

嗣是膺漢書曰苛子成以父死王事封為高景侯又曰

紀信焚死不見其後功臣表曰襄平侯紀通父成以將

軍從定三秦死王事子侯然則通非信子也機之此言

與晏同天地雖順王心有違毛詩曰行道遲懷親望楚

誤也

永言長悲侯公伏軾皇媪來歸是謂平國寵命有輝

漢遺陸賈說羽請六公羽弗聽漢復使侯公說羽羽曰媪母別名也烏老切楚漢春秋曰上欲封侯公曰震

不肯復見曰此天下之辨士所居傾國故號平國君震

風過物清濁効響文子曰昔堯之治天下也舜為司徒

仲為工師是以蕭叛者寡聽從者衆若大人于興利在

收往周易曰巽小亨利弘海者川崇山惟壤不辭水故

能成其大山不辭土故能成其音護錯音衣龍比象漢

高明主不厚人故能成其象

龍衣也左傳曰滅哀伯曰五色比象昭其物也明明衆

哲同濟天網毛詩曰明明魯侯崔寔本論曰劍宣其利

鑒獻其朗也廣雅曰鑒照謂之鏡文武四充漢祚克廣尚書曰光

安國曰光充也充益四悠悠遐風千載是仰

贊

東方朔畫贊一首

并序

夏侯孝若

臧榮

書曰夏侯湛字孝若譙國人也美容儀才華富盛早有名譽與潘岳友善時人謂之連璧為散騎常侍卒此贊為當時所重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

漢書曰朔為太中

原厭次人漢書地理志無厭次縣而魏建安中

功臣表有厭次侯爰類疑地理誤也魏建安中

獻帝改興平三年為建分厭次以為樂陵郡故又為郡

人焉漢書平原郡事漢武帝漢書員載其事先生環瑋

博達思周變通家語孔子曰老聃博古而達今王肅曰

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以為濁世不可以富貴也故薄

遊以取位王逸楚辭序曰不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

頡頏以傲世論語曰直道而事人解嘲傲世不可以垂

訓也故正諫以明節家語南宮叔子曰孔子作春秋垂訓

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該諧以取容班固漢書贊曰朔

淺字書曰談嘲也史記太史公曰王翦偷谷取容潔其道而穢

其迹班固漢書贊曰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為邪

進退而不離羣禮記孔子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鄭玄

常非為邪也進退無常非離羣也若乃遠心曠度矜智

宏材揚子雲解朝曰儻博物觸類多能史記曰魯仲

儻之畫策左氏傳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周

也合變以明筭幽贊以知來周易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

而生著又曰神以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左氏傳曰左

王曰是良史也能讀陰陽圖緯之學百家衆流之論漢

謝承後漢書曰光明圖緯百家衆流已見任助策秀才

文周給敏捷之辯支離覆逆之數莊子曰支離疏鼓策

音所漢書曰上嘗使諸數家射覆不能經脈藥石之藝

射御書計之術漢書曰醫經者原人血脈經絡而用度

周禮曰六藝禮乃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孔安

書序曰研精覃思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闇於心孔融

易曰不習無不利

衡表曰目所一見輒誦夫其明濟開豁包合弘大陵轅

於口耳暫聞不忘於心卿相謝哂豪築籠豎靡前踏籍貴勢漢書曰張楚並

林曰踏音臺登展曰間也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寮友視儔

列如草芥十洲記曰明拜萬乘傲王公孟子曰雄節邁

倫高氣蓋世漢書項羽歌曰力可謂拔乎其萃遊方之

外者已孟子曰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

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

之使子貢往侍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子貢趨

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乎

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

丘也遊方之內者也司馬彪曰方談者文以先生嗑吸

常也言彼遊心於常教之外也

冲和吐故納新蟬蛻龍變棄俗登仙莊子曰吹呶呼吸

之士養形之人也淮南子曰至人蟬蛻蛇遊忽然入冥

史記趙高曰聖人龍奕而從之列仙傳曰東方朔武帝

時為郎宣帝時神交造化靈為星辰淮南子曰大丈夫

逍遙高誘曰造化天地也應劭風俗通曰東方朔是大

白星精黃帝時為風后堯時為務成子周時為老聃在

越為范蠡齊為鮑夷子言其變化無常也此又奇怪惚恍不可備論者也大

人來守此國此國謂樂陵也其父為樂陵僕自京都言

歸定省京都洛陽也毛詩曰言告言歸禮觀先生之縣

邑相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楚辭曰馬

辭曰逍遙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其

矯矯先生肥遯居貞

矯矯輕舉之貌也毛詩曰矯矯武

臣周易曰肥遯無不利又曰居貞

之吉順以退不終不進亦避榮周易曰物不可以終臨

世濯足希古振纓楚辭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足

而無滓既濁能清論語子曰澀而不緇老子曰孰能濁

而徐無滓伊何高明克柔尚書曰沉潜剛克高明柔克

汗若浮班固東方朔述曰懷樂在必行處淪固憂周易

則行之憂跨世凌時遠蹈獨游瞻望往代爰想遐蹤

邈先生其道猶龍莊子曰孔子見老聃而弟子問曰夫

是乎見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

隱和而不同史記東方朔曰如朔所謂避俗於朝棲遲

下位聊以從容毛詩曰或棲遲偃仰孟子曰居下位而

有制從我來自東言適茲邑茲邑謂樂陵也毛詩曰我

適往敬問墟墳企佇原隰王仲宣贈蔡子篤墟墓徒存

精靈永戢民思其軌祠宇斯立徘徊寺寢遺像在圖周

旋祠宇庭序荒蕪爾雅曰東西棲棟傾落草萊弗除呂

春秋曰農肅肅先生豈焉是居是居弗形悠悠我情

已覩昔在有德固不遺靈天秩有禮神監孔明尚書

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毛詩曰祀事孔明彷彿風塵用垂頌聲

三國名臣序贊一首

袁彥伯檀道鸾為晉

袁宏字彥伯陳郡人為大司馬府記室

夫百姓不能自治故立君以治之漢書成帝詔曰天生

衆民不能相治為之

立君以明君不能獨治則為臣以佐之墨子曰古者同
統理之擇賢者立為天子天子以其知力為未然則三五迭隆
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立為三公然則三五迭隆
歷世承基史記楚子西曰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
揖讓之與干戈文德之與武功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
相詭乃時也尚書武王曰稱爾戈比爾干宋莫不宗匠
均樂動聲儀注曰武象象伐時用干戈也
陶鈞而羣才緝熙物之形漢書鄒陽上書曰聖王制世
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音義曰陶家元首經略而股肱
名模下圓轉為鈞毛詩曰維清維熙元首經略而股肱
肆力尚書咎繇歌曰元遭離不同迹有優劣王命論曰
禪伐不同孝經鈞命決至於體分冥固道契不墜言至
曰俱在隆平優劣殊迹臣之體分既固於冥兆風美所扇訓華千載其揆一也
上下之契亦存而不墜

於若頌篇曰革成也孟子故二八升而唐朝盛伊呂用而

湯武寧得伊尹武王得呂望而社稷安也三賢進而

小白與五臣顯而重耳霸三賢管仲鮑叔牙隰朋也五

子空季中古凌遲斯道替矣居上者不以至公理物為下

者必以私路期榮御圓者不以信誠率眾執方者必以

權謀自顯呂氏春秋曰天道圓地道方聖人之所以立

曰上君也於是君臣離而名教薄世多亂而時不治故

遽寧以之卷舒柳下以之三黜論語子曰君子哉蘧伯

則可卷而懷之又曰審武子邦有道則智接輿以之行

歌魯連以之赴海論語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史記曰

魯連子下聊城田單歸而欲爵之魯

連進隱 衰世之中保持名節君臣相體若合符契則燕

昭樂毅古之流也魏志董昭謂太祖曰明公樂得名節

劇秦美新曰地合靈契史記曰樂毅遂委質為臣燕王以

使於燕燕昭王以客禮待之樂毅遂委質為臣燕王以

卿為亞夫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戰國策楚客謂春申

車上吳坂遷延負輻而不能進見時值龍顏則當年控

伯樂仰而鳴之知伯樂知已也

三傑漢書曰高祖隆準而龍顏應劭曰顏額頰也漢書

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

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

也漢之得材於斯為貴高祖雖不以道勝御物羣下得

盡其忠蕭曹雖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不失其業靜亂在

人抑亦其次左氏傳宰孔謂晉侯曰君務靜亂無勤於

行又劉子謂趙孟曰盍遠績禹功而大庇

民論語子曰抑夫時方顛沛則顯不如隱萬物思治則

亦可以為次也周詩序曰君子或默或語也是以古之君子不患

弘道難遭時難遭時匪難遇君難論語子曰人能弘道

王曰王有道德而衣弊履穿此所謂非遭時者也文子

老子曰欲治之主不計出可與之臣不萬一以不世出

求不萬一此至化故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有時無

君賈生所以垂泣孟子曰齊人有言雖有智慧不如乘

疏曰臣竊惟事勢夫萬歲一期有生之通塗相子新論

乃千載一出然此文云萬歲一期蓋甚言之以避下文

也莊子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

千載一遇賢智之嘉會東觀漢記太史官曰耿况彭

蕃輔忠孝之策千載一遇也博奕論曰誠千載遇之不

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周易曰亨者嘉之會也

能無欣喪之何能無慨古人之言信有情哉余以暇日
常覽國志考其君臣比其行事雖道謝先代亦異世一
時也文若懷獨見之明而有救世之心文子曰必有獨
擅道而行左氏傳論時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
子產曰吾以救世故委面霸朝豫讓世事舉才不以標鑒
尚書曰有夏昏德民墜塗炭故委面霸朝豫讓世事舉才不以標鑒
故久之而後顯等書畫不以要功故事至而後定雖云身
明順識亦高矣董卓之亂神器遷逼老子曰天下神器
之公達慨然志在致命論語子張曰由斯而談故以大
存名節至如身為漢隸而迹入魏幕源流趣舍其亦文
若之謂所以存亡殊致始終不同將以文若既明名教

有寄乎

言文若殞身既明仁義之地也

夫仁義不可不明則

時宗舉其致

莊子曰仁義已明

生理不可不全故達識

攝其契

鷦鷯賦曰生相與弘道豈不遠哉

見上文崔生

高朗折而不撓

管子曰夫玉溫潤以澤

所以策名魏武

執笏霸朝者蓋以漢主當陽魏后北面者哉

鍾會與吳

笏之心哉在名策左傳竊武子曰諸侯朝正於王王夏

樂之於足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禮記曰

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若乃一旦進重君臣易位漢書曰

奉天子璽符代則雀子所不與魏武所不容夫江湖所

以濟舟亦所以覆舟孫卿子曰君子者舟也人仁義

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然而先賢玉摧於前來折攘袂

於後仁義已見上文漢書公孫瓚曰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耳豈非天懷發中而名

教東物者乎孔明盤桓俟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

蜀志曰諸葛亮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叔平穎川徐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周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

賊曰體制風流莫不相襲治國以禮民無怨聲論語曰為

國以禮孝經援神契曰得萬刑罰不濫沒有餘泣蜀志

國之惟心人說喜無怨聲立為長水校尉誹謗先帝於是廢立為庶人徙汶山郡

聞諸葛亮卒垂泣曰吾終為左袵矣左傳聲子曰善為

國者賞不僭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仲尼聞之出涕曰

古之貴及其臨終顧託受遺作相劉后授之無疑心武

侯處之無懼色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辭君

臣之際良可詠矣蜀志曰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若嗣子可輔輔之

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直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繼之以死又勅後主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尚書曰成王

將崩作顧命班固漢書曰述曰博學堂受遺武皇春秋元命苞曰繼體小文之君不害聖人之王公瑾

卓爾逸志不羣總角剝圭則素契於伯符吳志曰孫策

傳策令曰周公瑾與孤有總角之晚節曜奇則參分於

好骨肉之分毛詩曰總角非斧

赤壁吳志曰曹公入荊州權遂遣周愉與備并惜其齒

促志未可量吳志曰瑜還江陵於子布佐策致延譽之

美國語曰使張老駁哭止哀有翼戴功吳志曰策薨

哭未及息張昭謂權曰孝廉此寧哭時耶乃扶權上馬

使出巡軍士左氏傳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翼戴天

子神情所涉豈徒蹇諤而已哉周易曰王臣蹇蹇匪躬

曰千人諾諾不如一上之諤諤東觀漢記戴馮謝上然

曰臣無蹇諤之節而有狂瞽之言字書曰諤直言也然

而杜明不用登壇受譏吳志曰權以公孫淵稱番遣張
不聽昭忿言不用稱疾不朝權恨之上塞其門昭又於
瑜昭舉笏欲襲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計今已
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然而登壇即位之時也
夫一人之身所照未異而用舍之間俄有不同論語子曰
舍之况沉迹瀟壑遇與不遇者乎
漢書高祖功臣頌曰
則藏
揚雄以爲遇不遇命也
夫詩頌之作有自來矣家語孔
侯之有冠禮或以吟詠情性或以述德顯功序曰國史
有自來矣
明乎得失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雖大旨同歸
所託或乖若夫出處有道名體不滯風軌德音爲世作
範不可廢也故復撰序所懷以爲之讚云魏志九人蜀

志四人吳志七人荀彧字文若諸葛亮字孔明周瑜字
公瑾荀攸字公達龐統字士元張昭字子布袁煥字曜
卿蔣琬字公琰魯肅字子敬崔琰字季珪黃權字公衡
諸葛瑾字子瑜徐邈字景山陸遜字伯言陳羣字長文
顧雍字元歎夏侯玄字泰初虞翻字仲翔王經字承宗
陳泰字玄伯

火德既微運纏大過火德謂漢也班固漢書高紀贊曰

大者過也洪颶扇海二溟揚波揚波喻虬虎雖驚風雲未和

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潛魚擇淵高鳥候柯周書曰美爲土者飛

歸之沸於淵左氏傳曰仲弓曰赫赫三雄並迴乾軸潘岳

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

謚贈陸機詩曰三雄鼎足競收杞梓爭采松竹國語聲子謂子木曰若杞梓皮華楚實遺

之韋昭曰杞良才也孫子曰真人在冬則松竹也鳳不及棲龍不暇伏谷無幽

蘭頊無草菊香草義鳥也皆喻賢也英英文若靈鑿洞照應變知微

探賸賞要周易曰君子知微知章又曰探賸索隱鈎深致遠日月在躬隱之彌

曜莊子曰孔子圍於陳蔡之間太公在弔之曰子其意文

明映心鑽之愈妙孫卿子曰君子通則文而明窮則滄

海橫流玉石同碎孟子曰當堯之時洪水橫流達人兼

善廢已存愛孟子曰古人窮則獨善謀解時紛功濟字

內老子曰始救人終明風槩魏志曰太祖進或為漢

謂太祖曰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密以容或或

太祖饋或食發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公達潛

朗思同著自蔡法言曰博里之智也使知運用無方動攝

羣會豈初發迹此顛沛神情玄定處之彌泰魏志曰荀

議即何顯等謀殺卓垂就而覺收顯收繫獄顯憂懼自

殺依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班固漢書述曰子明

光光發迹西疆蔡邕楊復憇憇慕裏筭無不經魏志荀

禪曰景命不延盡此顛沛其所言左氏傳右尹革曰祈昭之憇憇豐豐通韻迹

不斬傳雖懷尺璧顧晒連城史記趙惠文王得和氏璧

書願以十知能拯物愚足全生魏志曰魏國初建侯為

五城易璧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不伐善無

施勞知可及愚不可及新序温斯子曰古者有思以全

身莊子曰郎中温雅器識純素魏志曰魏國初建侯為

素之道唯神是守素也者謂其無所雜也純
也者謂其不虛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通而能固論語子曰君恂恂德心汪汪軌度論語曰貞而不諂
恂恂如也毛詩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范曄志成弱冠
後漢書郭林宗曰黃叔度汪汪若萬頃之陂蟬在仁
道敷歲暮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韓詩曰蟋蟀在仁
者必勇德亦有言論語子曰有德者必有勇雖遇履虎神氣
恬然魏志曰呂布擊袁術於阜陵漢往從之遂復為布
所拘留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隙布欲使漢作書
罵辱備漢不可再三強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脅漢曰為
之則生不為則死漢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漢聞唯德
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耶且不耻將軍之言
彼誠小人耶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漢
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街
屬將軍可乎布熱而止周易曰履虎尾不啞人亨列子
曰至人者行不脩飾名迹無愆班固漢書贊曰雋不疑
神氣不變

操不激切風愈鮮觀哉崔生體正心直天骨踈朗牆

守高漢書曰於天論語子曰夫子之牆數仞忠存軌

迹義形風色義形於色思樹芳蘭剪除荆棘君子荆棘

小人以喻人惡其上時不容哲左氏傳曰伯宗之妻曰琅琅

先生雅杖名節雖遇塵霧猶振霜雪孔融薦徐衡表曰

雪運極道消碎此明月魏志曰瑛為中尉太祖為魏王

草視之與訓書有曰瑛此書傲世盛德瑛取訓表

罰瑛為徒隸使人視之辭色無撓太祖遂賜瑛死周易

曰小人道長景山恢誕韻與道合玄遠而與道合

形器不存方寸海納周易曰形乃謂之器王輔嗣曰成

子之心矣方和而不同通而不雜莊子曰純粹而不雜

遇醉忘辭在醒貽答魏志曰太祖時科禁酒而徐邈私飲至於沉醉校事捕逵問以曹

事邈曰中聖人達白太祖甚怒度邈將軍鮮于輔進曰

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邈性循慎偶

醉言耳竟坐免刑文帝踐祚歷穎川典農中郎將車駕

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不邈對曰昔子反斃於穀

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

宿瘤以醉見傳臣以醜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

立後為光祿大夫薨長文通雅義格終始思戴元首擬伊同耻尚

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于弗克民未知德懼若

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魏書曰群前後數陳得失群

在已嘉謀肆庭讜言盈耳魏書曰空錄尚書事薨尚書曰

爾有嘉謀漢書成帝曰父不見班生今王生雖麗光不

日復聞讜言論語子曰洋洋平盈耳哉王生雖麗光不

踰把德積雖微道映天下言德淵哉泰初字量高雅器

範自然標準無假全身由直迹濤必偽處死匪難理存

則易魏志曰曹爽入見誅徵夏侯玄為大鳴臚數年徙太

之若班固漢書楊雄述曰淵哉若人實好斯文史記太

史公曰非死者萬物波蕩孰任其累六合徒廣容身靡

難處死者難寄橫議荀悅漢書本不能說以六合之一身之微而匹夫

私飲至於沉醉校事捕逵問以曹

甚怒度邈將軍鮮于輔進曰

濁者為賢人邈性循慎偶

邈對曰昔子反斃於穀

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

名不虛

尚

民未知德懼若

魏書曰空錄尚書事薨尚書曰

王生雖麗光不

言德淵哉泰初字量高雅器

大鳴臚數年徙太

實好斯文史記太

萬物波蕩孰任其累六合徒廣容身靡

孫述曰方今四海海波蕩匹夫

身之微而匹夫

烈烈王生知死不撓求仁

魏帝見威權曰去不勝其

不遠期在忠孝魏志曰魏帝見威權曰去不勝其

私飲至於沉醉校事捕逵問以曹

甚怒度邈將軍鮮于輔進曰

濁者為賢人邈性循慎偶

邈對曰昔子反斃於穀

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

名不虛

尚

民未知德懼若

魏書曰空錄尚書事薨尚書曰

王生雖麗光不

言德淵哉泰初字量高雅器

大鳴臚數年徙太

實好斯文史記太

萬物波蕩孰任其累六合徒廣容身靡

孫述曰方今四海海波蕩匹夫

身之微而匹夫

烈烈王生知死不撓求仁

魏帝見威權曰去不勝其

不遠期在忠孝魏志曰魏帝見威權曰去不勝其

剛簡大存名體志在高構增堂及陞漢書賈誼上書曰

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凌理勢然也端委虎

門正言彌啓臨危致命盡其心禮于寶晉紀曰高貴卿

朝臣謀其故大崇而陳泰垂涕入文王待之曲室謂曰玄

伯卿何以處我對曰誅賈克以謝天下文王曰為吾更

侍中轉左僕射燕左氏傳曰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

外見危致命堂王孔明基宇宏邈堂堂已器同生民獨

已見上文堂王孔明基宇宏邈堂堂已器同生民獨

真先覺孟子曰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覺者也標榜風流遠

明管樂孫綽子曰聖賢極其標榜初九龍盤雅志彌確

周易曰初九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確

乎其不可拔潛龍也方言曰未升天之龍謂之播龍

百六道喪干戈迭用漢書陽九厄曰初九之厄百六陽九音

苟非命世孰掃雲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

尚書傳曰雲陰氣也武功切今協韻亦曰安國宗子思寧

薄言解控蜀志曰劉備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後也故曰

無所控告杜預曰控引也釋褐中林樹響為時棟亮為丞

時棟袁山松後漢書郭林宗與陳留士元弘長雅性內融

盛仲明書曰足下諸人為時棟梁士元弘長雅性內融

謝承後漢書曰高厲崇善愛物觀始知終仁民而愛物六

嚴遵雅性高厲崇善愛物觀始知終仁民而愛物六

翰曰聖人見其所始則知其終喪亂世詢矣勝涂乘隆先

生標之振起清風胡廣書曰建綢繆后無妄惟時託

曰綢繆束薪毛萇曰綢繆猶纏縣夙夜匪懈義在緝熙

也周易曰無妄之行窮之災也夙夜匪懈義在緝熙

毛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三略既陳霸業香基蜀志曰劉

一人緝熙已見上文略既陳霸業香基蜀志曰劉

都先主嘗為璋北征漢中統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
徑襲成都璋既不武素無備豫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
上計也揚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杖強其據守關頭聞數
有賊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荆州將軍未去遣與相聞說
荆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
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
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荆州
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沉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
先主然其中計即斬懷沛還向公琰殖根不忘中正豈
成都所過輒尅為軍中即將卒公琰殖根不忘中正豈
曰摸擬實在雅性亦既羈勒負荷時命推賢恭已久而
可敬蜀志曰琬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卒司馬遷書曰推
賢進士為務論語子曰君子其行已也恭又曰晏
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公衡仲達秉心淵塞毛詩曰東
淵媚茲一人
臨難不惑毛詩曰媚茲一人
臨難不惑疇昔不造假蜀志先
主將東
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為後鎮先主不從以摧為鎮北將

軍督江北軍先主自在江南吳將陸議棄虛斷圍南軍
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于魏
拜鎮南進能徽音退不失德蜀志曰魏文帝謂權曰君
權對曰臣過受劉氏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
命且敗軍之將獲免為幸何古人之可慕先主薨問至
魏群臣咸賀權獨否六合紛紜民心將變鳥擇高梧臣
後為車騎將軍卒
須顧盼鳥擇木已公瑾英達朗心獨見披草求君定交
一面崔寔本論曰且觀世人之相論
也徒以一面之交定藏否之決相相魏武外託霸
迹志掩衡霍恃戰忘敵衡霍二山
在吳之境卓卓若人曜音赤壁
三光參分宇宙斬隔淮南子曰夫道
三光高誘曰三光日月星也子布
擅名遭世方擾撫翼桑梓息有江表吳志曰張昭彭城
人也漢末大亂徐
方士民多避難楊士昭南渡江孫策創業命昭為良史
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此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

昭班固漢書述曰攜手遜秦撫翼俱起毛詩曰惟桑王與梓必恭敬止左氏傳鄭成公子駟曰請息肩于晉

略威夷吳魏同寶威夷始失其政遂獻宏謨匡此霸

道史記問鞅曰吾說孝公以霸道其音欲之相王之薨大業未純把臂託孤

惟賢與親吳志曰孫策臨亡弟權託昭率群寮立而

生託朱輟哭止哀臨難忘身成此南面寔由老臣昭謂權

曰昔太后相王不以老臣才為世出世亦須才蘇武答

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李陵書

世曰每念足下才為得而能任貴在無猜昂昂子敬拔迹

草萊荷檐吐奇乃構雲臺吳志曰初肅見權說權曰為

天下之舉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陸機謝平原表曰

振影拔迹莊子曰農夫無草萊之事淮南子曰雲臺之

於雲故曰雲臺子瑜都長體性純懿諫而不犯正而不

毅都長謂體貌都閑而雅性長厚也謝承後漢書曰朱

顏皓德行純懿禮記曰事親有隱而無犯鄭玄曰無犯

事父母幾諫將命公庭退忘私位吳志曰建安二

通好劉備與弟亮但公會相見無私面豈無鶴鶴固慎名

器毛詩曰鶴鶴在原兄弟急難左氏伯言蹇蹇以道佐

世見上文出能勤功入能獻替國語史黯謂趙簡子曰

薦可而替不謀寧社稷解紛挫銳君者諫過而賞善

獻能而進賢吳志曰遜為丞相太子有不安之議遜上

疑忠而獲戾疏陳太子正統且有盤一之固曾王藩臣

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誼叩頭流血以聞

書三四上大傳吳繁坐數與遜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中

使責讓遜遜光歎穆遠神和形檢如彼白珪質無塵玷

憤恚致卒毛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立上

東觀漢記杜詩薦伏湛曰自行束脩說無毀玷

以恒匡上以漸

吳志曰雍訪及政職所宜轉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上不用則終不宣潔周易

日君子以言有恒

清不增潔濁不加染言得清濁之且也

仲翔高亮性不和物

吳志曰翻性不好是不羣折而不

屈屢摧逆鱗直道受黜

吳志曰翻數犯類諫諍權不能

日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俗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徒翻交州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羣韓子曰龍之

為蟲也擾柔可抑而駢然其侯下有逆鱗徑寸之處若

嬰之則殺人人主有逆鱗說者嬰之則不幾矣論語抑

下惠曰直道而事嘆過孫陽放同賈公屈楚辭曰騷騷

人焉往而不三黜孫陽伯樂姓名也孔叢子高對魏

陽而得代王逸曰孫陽伯樂為之洛差王石相操和氏為之歎

息漢書曰天子亦疎之以賈誼任公卿之位故誼既適去意不

自得及度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屈原定賢臣詵詵眾賢

千載一遇

毛萇詩傳曰詵詵衆多也使整纜高衢驥首

天路

陽上書曰蛟龍驤首奮翼枚乘梁府詩曰天路隔無

期仰挹玄流俯弘時務

毛萇詩傳曰挹輿也名節殊塗雅致同趣

周易曰殊塗同歸日月麗天瞻之不墜

周易曰日月麗乎天

禮記曰夫日月星辰所以瞻仰也非比族也不在仁義

在躬用之不匱

論語曰比考讖曰仁義在身行之可強尚

想重暉載挹載味

羊秀衛公詩曰仰後生擊節儒天增

氣

魏畧王朗答太祖曰承宗之日無堂擊節五

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

文選卷第四十七